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金台全傳

第九回 澹台豹大鬧勾欄院 蘇小妹締結小英雄

上回說到金台與張其、鄭千結為兄弟，到蘭花院內嫖娼吃酒。正在開心時候，來了無毛大蟲，急得老鴿走頭無路，姐妹三人膽戰心驚，恨不得勾牢三個客人，自各迴避才好。那知三個英雄好漢本領皆強，不怕凶，只怕窮的。若無其事，依舊一杯乾了，再斟一杯。只見那老鴿也慌忙走來，兩手招招，戰戰兢兢的便叫：「女兒們，那無毛虎坐外面，說你們不去迎接，十分大怒。再不出去，他要進來把你們捉到家中，關在火牢內燒死了。女兒啊，快須出去接他罷。若再延遲，就有禍來了。」姐妹三人正要走時，卻被三個好漢擋住，便一個扯牢一個的手。那曉得無毛虎已走了進來，道：「怎麼大來頭，可曉得澹台大爺勿是好惹的，怎敢如此無理！待吾來認認這怎麼一個大頭目。」那老鴿說：「不好了，大爺進來了。」姐妹三人便同立起來，裝成笑臉，接著澹台豹弟兄三人不理他，各執酒壺斟酒。一個說：「哥哥用酒。」那個說：「弟，你請。」此時，澹台豹便搖搖擺擺走過道：「你們三個是怎麼大頭目，如此無理？眼睛裡沒有吾澹台大爺，理多不理，豈有此理！」老鴿就叫：「三位爺們，這位大爺是衝犯勿得的個。」張其道：「什麼澹台豹，還不走開！」鄭千道：「澹台豹，你這小烏龜，老虎無了毛，有什麼威？為何到此來惹厭？見了吾輩也應該早早回去。若敢多說，只怕你今朝要倒霉了。」澹台豹道：「那裡來的入娘賊的，罵起吾大爺來了！」金台聽他說得，甚是〔惱怒〕，便道：「俺金台在此，還不快快走娘的路！」澹台豹道：「金台可是要吃人的麼？」金台道：「人雖勿吃，無毛蟲也不怕的。若有人凶狠，便是自吃虧。」那些在行的回身就走，不在行的等吃了虧，方肯回去。澹台豹道：「放你娘的狗臭屁！來，你們〔把〕這個橫人，回去關在火牢裡。」跟來的人應聲不見，四個家人趕了上來，如狼如虎的來捉。那裡面張其便二目睜睜道：「你們這班狗頭，誰敢動手？」一拳打去，四個家人連環跌去，爬起身來，頭多圓了。多道：「拳頭凶狠利害，眼睛門前多黑了，吃不光的。」便一溜出去了。澹台豹氣得喘呼呼，便搗搗衣袖，自動手了。卻被金台伸出手來略將他肩尖上拍一下，澹台豹便大叫道：「好！」便答身往外就走，渾身出汗，坍了肩膀，走出來叫道：「來！金台的入娘賊，當正可惡，快回去叫齊了你們人來捉他去。」家人們應了一聲，道：「大爺，為何半邊的肩膀勿見了？」澹台豹道：「被金台拍了一拍，覺得痛得了不得。」家人道：「大爺也是不中用的，待小男扶了大爺走罷。」澹台豹道：「且慢，去叫烏龜一齊走出來。」家人便去叫了出來，多道：「大爺饒命。」那鴿媽急得跪到在地上叩頭，連叫：「大爺饒命。」紛紛流淚苦求他。那無毛大蟲便開口喝道：「今夜大膽留這野賊欺吾大爺還了得？此仇不報定不干休！」鴿媽道：「大爺，實在不是婦人之故，乃是他們三人自己來的。大爺到此，小婦人再三打發他們，總是不肯去。大爺今日總要開恩，饒吾殘生，勝比燒香吃素，強如求福拜佛。」澹台豹道：「勿要你叩頭，聽吾的吩咐。」鴿媽應聲：「是哉。」澹台豹道：「三個野賊交與你，若勿見一個，要你賠的。」鴿媽道：「大爺啊，他們多是英雄好漢，叫吾如何留得牢呢？倒不如打發他們去的好，諸事丟開，免了生氣。」澹台豹道：「放你的狗屁！吾的名望那個勿曉得，本城地方那個敢來得罪吾？若不動手，卻被他們看勿起了。那些野賊要欺吾，揚州人一發要欺了。」便昂然帶了家丁去了。鴿媽急得魂飛魄碎，便道：「這是那裡說起來的，今朝想要發財，那知惹出禍殃來了。三個強人原亦不好，本不該應衝犯了他，看他這般光景，諒來即喚人來拿捉這三個貝州人了，想他們一定要被害了的。如若打發他們去，大爺要起人來如何好呢？啊呀，罷罷罷，到要把這三人留在此地，脫吾的乾記。」主見已定，走進去說道：「罷了，無毛蟲世上少有的。若無三位爺們在此，叫吾如何打發。」蘇小妹便叫：「母親，如今去了也沒有？」鴿母道：「如今是去了。」金台問道：「這狗才可有什麼說話？」鴿母道：「爺們，人怕老虎，那知老虎也怕人了。往常的威勢全無，倒說道要與爺們結拜弟兄。」那張其、鄭千多是莽漢，聽說多發笑道：「倒也有趣。」金台便叫：「二位哥哥，不要信他的亂說。那些地棍吃了虧，焉肯干休？必然要打回覆。吾們若是回去，倒要算吾們怕了他了。」張其道：「三弟此言說得甚是。」鄭千說：「大哥，吾們多是頑要而來，不曾多帶銀子，況且船內無人，待吾去了再來。」張其道：「船內無人怕他什麼？竟去取了一百兩銀子來便了。」鄭千聽說，笑呵呵道：「大哥比吾更粗心了。日間無人還好，管夜是船中必要人的了。」金台笑嘻嘻點點頭，便叫鴿媽道：「你院中可有正經人麼？想煩他去管我們的船，明日天明給他銀子。」鴿媽道：「爺們有了船，為何沒有水手的呢？」金台道：「人是有的，因為失足跌在河中，故而兩日未走了。」老鴿聽說，點頭道：「吾家小二為人尚稱正經，便叫他去管船，三位爺們可放心麼？」便到外邊叫小二，跟了鄭千一同走去。弟兄兩個等在院中。那姐妹三人心慌意亂，因怕澹台豹再來吵擾，目下要他們陪酒，十分免強的。那老鴿只要他們住在這裡就是好處，聽得他去取百兩花銀來此，樂得到手。少頃，只見鄭千取了一百兩紋銀交與金台。金台便叫鴿媽道：「這封銀子賞你們的。」老鴿裝著笑臉道聲：「多謝。」鄭千從新入席道：「冷落了姑娘，休要動氣。待俺自己篩了酒，敬你三杯便了。」貌多花便道：「敬酒還須待吾來。」鄭千哈哈的道：「就是你來，就是你來。大哥，三弟，請啊。」張其道：「二弟請啊。」金台道：「二兄請。」但見他姐妹弟兄六人，一面斟，一面乾，唱者多是時新雅曲，彈吹的無非琴笛。金台本是沒有歡意，今朝見了小妹的花容玉顏，頓然動了風流念頭了，便想與他樂一夜的了。金台便與蘇小妹，張其與劉小妹，鄭千與貌多花，各自張燈，叫了丫環送到房中。那三處房中的擺設是不必說得的了。

講到鄭千、張其，多是粗俗的江河上的人，如何曉得溫存的一道？只曉得假斯文，連話兒多勿有一句，只管雲雨巫山，而且不顧姑娘們的身子姣弱，一味輕狂。那金台雖則初次宿娼，到是一個老作家的手段，與著蘇小妹兩口兒勾肩搭背，談心話，便道：「姑娘，吾看你的容貌，聽你的聲音，多不像揚州本地的人。」蘇小妹說：「待奴來細細告稟大爺。若問奴的出身，卻是杭州城內。」金台道：「今年多少年紀了？」小妹道：「虛度一十六歲。」金台道：「是何等人家出來的呢？」蘇小妹道：「大爺啊，若說奴家門戶，原不輕賤的，父親也是讀書人，老成端方，最正經的。母親也是秀才的女子，多是清清白白的。」金台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那得到此呢？」蘇小妹道：「大爺不要說起，奴家薄命，十一歲上母親去世，十三歲上父親又故了。無可如何，跟著母舅同住，吞饑忍餓，虛度光陰。不料上年舅母病故了，衣衾棺材多沒有，那狠心的母舅不近人情，就將吾賣在白梅館中為娼，是今春遷到此間的。奴雖作了煙花中人，然而枕上歡娛是不在心上，也不是專心財帛金銀的。來了客人若非中意者，不肯同寢。奴總無非勉強陪酒而已。若要同枕，定要我揀中後方可。」金台聽說，笑道：「可敬姑娘的正經。既然要揀人的，吾今朝也是睡不成的了？」蘇小妹道：「大爺何出此言？」金台道：「你看吾這等模樣，大約你總不中意的了。但俺也非貪歡之人，兩意雲情看得甚輕的。」說話未完，便立起來。身邊蘇小妹連忙伸出手來扯止道：「金爺休要如此，奴家比論與你聽聽。大爺的虎相龍顏，是正合奴家的心，莫不是大爺嫌奴家醜麼？」金台道：「姑娘言重了。」蘇小妹道：「既不嫌奴家醜陋，請坐下。」金台道：「如此，姑娘請坐。」蘇小妹道：「請問金爺府上還有何人？」金台道：「只有家母。」蘇小妹道：「可曾娶得大娘否？」金台道：「還未。」蘇小妹道：「吾想金台如此青春，好一個〔相〕貌堂堂的少年，為何還無家室？及應該早娶一位如花如玉的大娘。」金台道：「不瞞姑娘說，吾是年紀尚輕，不幸吃了公門飯，忙忙碌碌的伺候官長，進水小而開銷大，只夠供養老母，那裡有錢成家呢？」蘇小妹聽說，側著眼看著金台，心中想道：「我身落平康已有一年了，所來的子弟們卻無一個中意的，這位倒正合我意，未知他意下如何，可肯提奴出這苦門否？」想到那間，面孔紅了。金台看見他這般光景，想道：「好奇怪，看他如此含羞，欲言不語，不知何意。」便叫聲姐姐道：「俺今曉得你了，吾勸你暫且寬心，雖入了平康，幸喜你自家尊重，自己不狂誰敢輕你呢？如逢了中意的人，就可托他終身了。妓女從良，是天下有的，那鴿兒也不能應承。」蘇小妹聽說，答應一聲：「原是。」手取羅巾，揩揩淚痕，說道：「大爺之言正中奴意，倘蒙不棄，陪伴枕衾，是極願的。」金台道：「既承姐姐辱愛金台，金台豈可推卻美情？但不知姐姐的身價銀多少？」蘇小妹道：「金爺啊，只須三百兩。奴家久有這條心的，故而私房積存三百銀子。只因未遇其人，若然金台憐吾，不消費你分文的。」金台道：「既然姐姐有此真心，乃金台之大幸也。若我們兩下要做夫妻，今夜的歡娛是使不得的了。正大光明的來娶你，方能不被外人看輕。」這幾句話說得蘇小妹樂得了不得，揩乾了眼淚，笑嘻嘻的先把妝卸去，寬下了大衣，換了便衣，與著金

台相對坐下，談談說說，時候已交二更。大家多想不睡的了，便取些糕餅來充充饑。暫且不表。

再說那澹台豹回到家中，日已落西，說道：「大家請坐，吃了夜飯再說。金台的人娘賊，如此倚力為強，欺吾大爺。」家人道：「大爺，若說金台無理，只須一封書信，叫江都縣立刻出差，捉他來打一百下大毛板，一面大枷枷得他置身無地，勿怕他勿來拜伏大爺。」又一個道：「如此芝麻大的事，何必驚動官府，若拿了官府出頭，到被他看輕，說我們是無行用的。」那個道：「如此，大爺叫齊了人，打到那邊去，活捉金台來，放在火牢裡燒他。」澹台豹道：「非但活捉金台，要連那兩個長長大大胖胖壯壯的野賊一起捉來。」家人應聲：「是，曉得。連這三個小娘一起捉了來，像像意意的，好開心作樂，且可顯些本事與金台，看看是啊勿差。但是大爺的肩膀怎麼樣了？」答道：「此刻好得多了。」不多時吃完了夜飯，人頭齊集了，便個個擦手弄拳的，撈撈衣袖，各拿著軍器，點了火球，伺候澹台豹往蘭花院去捉金台等。澹台豹吃完了夜飯走出廳堂，只見六十幾名家人皆已紮束持械，宛如一起強盜，同聲說道：「大爺出來哉。」澹台豹道：「人多齊集了麼？」家人道：「比刀切還齊。」澹台豹道：「人賊娘的，出兵勿利，要聽吾吩咐。有所說：『養軍千日，』」家人道：「用力一逃。」澹台豹道：「人娘賊的，用力一遭。」家人道：「用力一遭。」澹台豹道：「大家協力同心，勿要鬼頭鬼腦。打到裡邊去先拿金台，還有兩個野賊，勿要被他們脫逃。三個小妹就帶了來。」家人問道：「大爺，烏龜怎麼樣呢？」澹台豹道：「人娘賊的！大爺〔要〕烏龜作麼？」家人忙道：「小人問聲大爺，那些烏龜如何？」澹台豹道：「這是不消提得，饒了他罷。若是放脫了一個野賊，要處死你們，一個多不要的。」家人道：「這句話勿是吾們誇口，勿要說怎麼貝州金台，就是三頭六臂、七手八隻腳也是稀鬆了然捉了就跪。」澹台豹道：「好啊，大家有賞。」家人道：「多謝大爺。」澹台豹便帶了家人，鬧鬧吵吵出了大門，過東去了。管門人不敢貪睡，只得伺候東家。

時已二鼓，故而百姓多在睡夢中，並無一人曉得。他們一班主僕，匆匆到了蘭花院，澹台豹道：「打進去！」家人們應聲：「打進去，打進去啊！」多是如狼如虎，登時打進院來，要捉金台等人。那些鄰舍多道是強盜來了，眾人不約而同，大家披衣走出來。有的道：「啊哥，強盜在那裡？」一個道：「勿得知。」又一個道：「為何別人家勿搶，倒搶妓家呢？」那個道：「兄弟，若說強盜，多有耳朵的，聽得蘭花院名聲大，目今賺了萬多金銀，故而強盜也要來搶了。看去到有一百光景人頭，為何這等無王法？看得天如箬帽。」後面又一人道：「啊哥，吾們是鄉鄰，必須要助他一助，大家進去捉捉看。」那人道：「兄弟，勿要嘖蛆。可記得今年三月裡與你開心，到了他們裡面，可恨那些烏龜看不起我們，便亂推亂喊，勿顧鄉鄰，推出門來？此仇我是切切於心的。」兄弟道：「說得勿差，悉聽他們便了，搶嫖客去也勿關吾事。」閒文不表，且說那澹台豹打到裡邊去，曉得院中男男女女個個叩頭哀求，澹台豹便問：「三個野賊去了沒有？」鴛兒道：「多在裡邊。」澹台豹道：「在此是你的造化，快快叫他們出去。」鴛兒應聲：「是，大爺請坐。」澹台豹道：「烏龜，來來來。」烏龜道：「大爺有何吩咐？」澹台豹道：「你們勿要忙，打坍了門戶，明朝賠還，你也不必說的。」烏龜道：「是，多謝大爺。」澹台豹向家人道：「你們見金台就捉。」家人應聲：「是，曉得。」那老鴛連忙到三個房中來報信，張其與劉小妹正在情濃之際，連忙穿衣而起。劉小妹唬得一身冷汗，張其大喊而出：「呔！澹台豹的狗頭，休得無禮，俺來也。」耀武揚威，趕了出來，在迴廊下正遇了金台弟兄。數人便會合了出去。多是亂亂衝衝喊道：「你們這班狗奴才，休得狐假虎威，前來送死，及早回去，乃是你們造化。」澹台豹道：「這個入娘賊就是金台，快捉！」家人們多道：「捉金台！」但見一眾豪奴趕上來，同聲多喊：「拿捉金台！」金台若無其事，兩手輕輕，一個一個拉開，有的拉得身子多立不停了，有的跌倒在地，爬起身來又跌倒了。忽又聽見鄭千大喊，隨後出來道：「大哥，三弟，割雞焉用牛刀！待俺來把這班狗奴才一個一個的打死便了。」但見他手提一條棍子灑步而來，那六十多個豪奴上不得金台手，只好丟開金台來捉張其、鄭千，便一齊蜂擁上來。六十多個人來敵兩個，金台便奔出去揪住了無毛大蟲，大罵：「強梁狗入的，俺與你從未認識，也無相犯，為甚平空生事？日間吃了虧，饒你去了，還算你的便宜。為什麼半夜三更打上門來？別人怕你，獨有俺老子金台不怕你的。」便在胸前挺一挺，那澹公子就雙眼昏迷，兩手亂灑，想用力掙去，那裡掙得脫身，反是一身冷汗。要知澹公子生死如何，請看下回分解。